



第一案

盜馬記



彬彬有禮的疑兇

「各大報紙都爭著以頭條新聞刊載這個怪事件。你看到這消息了吧？」
我（華生醫生）一邊看著手冊，一邊向妻子梅麗說。

這是號外新聞。那時候，人們的興趣幾乎都集中在「銀星號」身上。

我和福爾摩斯曾在以前的幾次大賽馬中看過「銀星號」。牠的確是世界名馬：產於阿拉伯，長得很雄壯，棕毛，從額上到鼻梁有一道長長的白紋。奔跑時，那道白毛紋看來如同流星一般，所以命名為「銀星號」。

在春季大賽馬的決勝競賽中，銀星號連續兩年囊括了女王金杯、金紀念章及一切獎金和獎品，所以牠的名聲響亮極了。

「今年怎麼樣？還是銀星號的天下嗎？」

「唔，儘管牠是名馬，也不可能連續三年都得第一的。我想今年恐怕」

「德斯波羅號」比較有希望。」

「那麼你要在德斯波羅號身上下賭注了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我可不來，我還是選擇銀星號的好！」

不只是愛好賽馬的人，幾乎全倫敦市的男人、女人，甚至連小孩子們，都在爭論著春季女王杯競賽的事。

在火車站及市面上發售的大賽馬預測表，一下子就被人搶購一空。

「今年的冠軍馬會是銀星號呢？德斯波羅號呢？還是愛禮絲號呢？不！不！也許拉斯巴號或尼格羅號會脫穎而出！要想推測得準確，請參考這張預測表。這張預測表一份三辨士！你想，費三辨士的代價，可以賺到幾鎊呢？大賽馬冠軍到底是誰，請憑這張預測表來決定吧！」

在街頭巷尾售賣預測表的人，叫喊得聲音嘶啞，以引誘大家對賽馬的興趣。



在賽馬中下大賭注，固然有一下子賺到大錢的，但也有人在一夜之間窮得一無所有。有些人是向人家借錢來下賭注，萬一沒有預測中，到時只好連夜逃亡了。

為了參觀大賽馬，很多人從各地的鄉間一批又一批的聚集到倫敦來，火車、旅館都擁擠不堪，民眾對賽馬的狂熱被煽動起來了。離大賽馬還有三天，對這個春季女王杯優勝競賽，不論男的、女的，甚至小孩兒，都在推測著今年的優勝馬。到了傍晚，克勞尼和鐵格勞兩大報，卻發出了號外。

名馬銀星號，行蹤不明！

馴馬師約翰·司特雷卡被殺，並已發現了他的屍體。

啊！是個大事件！意外的交發事件！

這個號外，使全倫敦的市民感到非常驚異。

福爾摩斯和我正喝着晚餐的羹湯，少年葉勤思跑了進來，把鐵格勞的號外往桌上一放，用他那響亮的聲音叫著說：

「問題大了！先生！如果你不去偵察這件事，女王杯大賽就要出大漏洞了！」

的確是怪事！銀星號失蹤，加上馴馬師被殺這件突發事件，使福爾摩斯和我都想前去查個究竟。

「現在，全倫敦的報社和警察局都被這件事弄得鬧烘烘的！」

「明天的日報才好哩！各報社都會刊載這個消息。」

「那麼有名的銀星號，不用多久就會找到的。馴馬師被殺，兇手也大概很快就會被捕歸案。」

我們這樣談論著。在那個時候，還不知道這是件極為奇怪的事件呢！

當天晚上十一點鐘，警察局的偵探課長戈雷格遜警長來訪，福爾摩斯和我，跟他從以前就很熟。

「啊！戈雷格遜先生，你不是來商量銀星號的事吧？」

福爾摩斯的眼睛亮了起來。

「呀！先生，拜託你現在馬上動動腦筋吧！菲女王杯大賽只剩兩天了。兩天之內若沒有把銀星號找出來，警察廳的面子就丟盡了，到時候我也只好辭職。為馬而辭職，真不值得。華生先生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戈雷格遜的聲音高而響，額上汗水涔涔，他瞪大眼睛，揮動著雙手，樣子非常認真。

接著，戈雷格遜警長就把福爾摩斯和我拉到兇案現場去，偵察這件「謎樣的盜馬記」。

故事就從現在開始。

「殺死馴馬師的兇手，馬上就被我逮到了，可是銀星號卻下落不明。女王的法勝競賽，如果沒有銀星號出賽，來參觀的王室貴族會大感失望的。」

還有那些在銀星號身上下大賭注的人、愛好銀星號的大眾以及各報社，都會攻擊警察廳的。

「戈雷格遜警長！撥開草叢，翻起石頭！總之，無論如何在後天之前，非把銀星號找出來不可！如果牠已經被殺害，也要把屍體找到！」

這是廳長嚴厲的命令。

這怎麼得了！偵探課全體人員出動，今天一早就到金克斯·白蘭特的草原去，拚命搜尋銀星號的行蹤，可是這個影子也沒有。如果銀星號曾在外面出現的話，那樣有名的馬，總會被人看到的，但卻消息全無。

這下子，我除了請福爾摩斯先生出馬以外，沒有別的辦法了。先生！拜託！

福爾摩斯倒了一杯水，遞給戈雷格遜警長，笑著說：

「我正期待著明天日報刊出詳細的消息呢！」

「新聞記者一得到消息，馬上就一擁而來，可是我並沒有把詳細的情形

告訴他們。謀殺馴馬師的兇手是達到了，但搜查銀星號的線索竟在中途斷了，盜馬的兇手好像另有其人。」

「唔，很有趣嘛！請詳細說來聽聽！」

「華生先生，請你也聽聽。銀星號的馬房是在金克斯·白蘭特的草原上。那兒的馬，除了銀星號之外，還有三匹。馬的主人叫羅斯，人在倫敦。每一匹馬都派有一個人看守，另外還有極強壯的狼狗護衛著，尤其對銀星號，更是加強戒備。牠不但是世界的名馬，又被稱為英國之寶，對牠這樣的重視，說實在的，並不算過分。」

每夜輪流有一個護衛者，在馬房裡不眠不休的放哨，另外兩人睡在樓上。這三個青年的頭兒，就是馴馬師司特雷卡。

司特雷卡以前也是騎師，現在已結了婚。在離馬房六十公尺左右的地方，由羅斯先生建了兩、三間小房子，他和太太、女傭三個人，過著悠閒的生活，他們還沒有孩子。這司特雷卡卻在昨天被殺了！

昨夜九點鐘，三個護衛的青年，照常拿水給銀星號等四匹馬飲過後，就緊緊的關起馬房的門。三人之中的兩個人徒步到司特雷卡家去吃晚飯，另外一個名叫聶特·范達的，則留守在馬房裡作警衛。

范達的晚餐，是在司特雷卡家做好，由女傭巴克斯特送到他那兒去的。吃的是羊肉咖哩飯，喝的是馬房井裡的水。

「擔任警衛的人，除了水以外，不准喝別的東西！」

這是馬主羅斯先生嚴厲的吩咐，因為提防年輕人酒喝多了會鬆懈警衛。馬房的警戒是這樣的周到。

昨夜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星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所以女傭巴克斯特是提著燈去的。到了距離馬房六公尺左右的地方，在黑暗中忽然被人喊住。

「喂！請你等一下！」

巴克斯特當時心中一驚，用燈光照了照說話的人，是個戴著黃色鴨舌帽，穿著灰色衣服的神士一般的男士，年紀約在三十歲左右，但他的臉色非常

蒼白。

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我迷路了，看到你的燈光，總算得救了。」

陌生人走到她的面前來問路。他的一對眼睛閃閃發光，注視著巴克斯特。巴克斯特畏縮的 answered 他：

「這裡是金克斯·白蘭特的馬房。」

巴克斯特感到害怕，想要走開，這個紳士一般的男人卻叫住她說：

「請等一下！我還有話要跟你說！」

依據女傭巴克斯特的證言，這個人是第一個可疑的人物。

那人彬彬有禮的口吻，加上盡說好聽的話，年輕的巴克斯特心裡雖害怕，卻也被吸引住了。

「什麼話？」

巴克斯特站住問他。

「請你把這東西，悄悄的交給馬房的警衛，拜託！如果你肯照辦的話，

，

我會重重酬謝你的。」

紳士般的男人，從背心的口袋裡抓出一團白紙給她。

「啊！」

巴克斯特一驚，更加害怕了，她急忙從男人面前跑過，跑到馬房的窗下，就喊叫著說：

「范達先生！我送晚飯來了！」

范達由窗子接過巴克斯特遞給他的盛著咖哩飯的盤子，說：

「我一直在等著晚飯呢！今晚又是咖哩飯嗎？」

「是的。剛才有一個奇怪的男人，對我說……」

巴克斯特正氣喘吁吁的說著時，後面有人說話了：

「晚安！」

走過來的，就是那個戴著黃色鴨舌帽的男人。

「我有些話要對你說。」

男人以絮絮叨叨的口吻，從窗外向范達說。范達問他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是一件鐵定賺錢的事，如果賺到的話，你可以三、四年不用做事，優游自在的過生活哩！」

「太突然了，到底是怎樣的賺錢法？」

「這次的女王杯大賽，自然又是銀星號得勝。你的推測一定是如此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」

「當然，女王杯是銀星號的了。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銀星號現在正在黑甜鄉吧！」

「喂！你問這個幹麼？」

「這就是賺大錢的辦法，知道嗎？這就要看你心裡怎麼想，只要和我好好合作……你的好運就到來了，曉得嗎？」

「快點說吧！不然我的咖哩飯要涼了！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只要今天晚上對銀星號施一點計謀……」

「呀，你這傢伙是敵人的間諜！真大膽，竟敢到這裡來！我對敵人的間諜是怎樣對付的，你等著瞧吧！」

范達怒吼了一聲，就離開窗邊，跑向馬房裡面去了。

他要放出狼狗來了，真要命！巴克斯特嚇得往家裡奔跑。跑了幾步回頭一看——

「啊！」

不禁又嚇了一跳。她看到剛才那個男人，把胸部以上鑽進窗戶裡。巴克斯特嚇得一直跑回家中的廚房來。

女傭的這番證言，不會是捏造的吧？

以下是范達的證言。

敵人的間諜來了！范達在馬房的深處，把狼狗的鎖鍊解開。喊一聲：

「咬！」

當訓練慣了的號令一下，狼狗就從後門繞過馬房外面，拚命的往前面跑來。

但是剛才那個無疑是敵人間諜的男人，卻已不在窗下，別處也找不到。難道是駕風跑掉了嗎？

「咬啊！咬啊！」

范達一面唆使著三頭狼犬，一面在附近搜尋……」

「且慢！呼！呼！」

福爾摩斯把從煙斗吸進的煙一吐，問道：

「范達帶著狗跑到外面來的時候，除了窗子開著以外，馬房的門關好了

沒有？」

「呃！他在出門時就很小心的上了鎖。他說，這樣做是為了預防其他的

敵人間諜潛進來。」

「唔，解開三頭狼狗的鏈子，出了門，上了鎖的這幾分鐘裡，戴黃色鴨

舌帽的男人就逃掉了。華生，你的判斷如何？」

「如果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逃掉的話，那真是太敏捷的傢伙了。可是狼狗沒有追到他嗎？」

「沒有追到。」

「那個男人把上半身伸入窗子裡，搞什麼鬼呢？」

「那是個疑問。窗戶的大小我檢查過了，大人是鑽不進去的。」

戈雷格遞警長把杯子裡的水一口喝光，拭去黏在鬍子上的水滴，說：

「先生！再給我一杯水如何？這水好喝得很！」

大喉嚨的戈雷格遞警長，喝掉了第二杯水後，接著說：

「然後，范達等著同伴——佛蘭克和何普回來。他們一回到馬房，他就請他們替他守衛，他馬上向馴馬師司特雷卡報告剛才發現間諜的事。」

司特雷卡一聽，非常驚異。

「這可不能大意！應該把他抓住，就知道敵人是何許人了，真可惜！距

離競賽只有三天！你們不要大意，也許還會再來！」

司特雷卡的臉色變了，在屋子裡心情沉重的繞著圈子。

接著，是司特雷卡太太的證詞：

半夜一點鐘，我忽然醒過來。一看司特雷卡不在床上，心裡覺得很奇怪。

在屋子裡一找，發現我丈夫站在角落裡，正在換衣服。

「我擔心銀星號，睡不著，所以要到馬房去看一下。」

「哎呀！下那麼大的雨，你就別出門吧！況且范達先生正在守衛著馬房

，不會有問題的。如果有什麼事，他會來通知我們的。」

司特雷卡毫不理會，他在衣服外面又加上一件雨衣，就大踏步的走了出

去。

深夜的大雨打著玻璃窗，發出嘩嘩嘩嘩的響聲。

比生命更為重要的銀星號，要是被敵方的間諜傷害或灌飲了毒藥，而不

能參加競賽的話，不僅是金杯、金紀念章、獎金的損失而已，對數百萬的賽

馬的愛好者，更是抱歉的事，他那麼擔心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我也擔憂著，但不知什麼時候又迷糊的睡著了。

我因為睡得太沉了，睜開眼睛，已經過了早晨七點，我丈夫卻還沒有回來。我便急忙換了衣服，招呼女傭巴克斯特一起到馬房去。到了那兒，看到前門敞開著，心裡正覺奇怪，進去一看，不覺呆住了。

「范達先生！」

「怎麼啦？」

范達伸著兩隻手，俯著身子伏在桌子上，不知是睡著還是死了？我們驚異的從兩邊搖晃他，發現他還活著，可是眼睛閉得緊緊的，發出嘶嘶的呼吸聲，好像被灌了毒藥似的。

「佛蘭克先生！」

「何普先生！」

我們兩個人喊著睡在樓上的佛蘭克和何普。他們兩個是不是也被灌了毒



「藥呢？噫了一遍又一遍，他們才從樓上走下來。佛蘭克和何普都是一副惺忪的睡臉，好像在熟睡中剛被叫醒的樣子。」

「啊！范達怎麼了？」

「太太生急病了嗎？」

我沒有回答他們的問話，反問著驚異的佛蘭克和何普說：

「糟了！我先生在哪裡？」

「噢？司特雷卡來了嗎？」

「他來了啊，他很擔心銀星號的安危，半夜就到這裡來了。」

「那時候我們都在睡覺。」

「不行啊，這樣說來，我先生如果出了事，你們也毫不知情！」

我不安起來，向馬房深處跑去。

銀星號不見了！其他三匹還在。但沒有司特雷卡的影子。我不禁大叫：

「哎呀！到底怎麼了？」

跟在後面跑來的佛蘭克說道：

「也許司特雷卡把銀星號接到運動場去了吧？天晴了嘛！」

這時候，司特雷卡早已經被殺害了。

接下來請仔細聽聽屍體和兇案現場的情形吧！這裡是重點。再給我一杯

水好嗎？」

一直大聲不停的說著，喉嚨已相當乾渴的戈雷格遜警長，又把第三杯水，大口大口的喝光。



傻警長和笨偵探

福爾摩斯喝了一口水，把煙斗放在面前的桌子上，兩手抱在胸前，凝視著天花板。從他的眼神裡看得出来，他正想依據戈雷格遜警長的話，解開銀星號事件的謎團。